

◆风过留痕>>

无雪冬天里的随想

在这个无雪又干冷的冬天,竟无来由地想起了与雪有关的往事。莫非我们对下雪只有回忆的份了吗?就像干渴的时候格外想到水一样,是望梅止渴?

□刘玉堂

一冬无雪,既没有雪花的飘落,也没有雪的陪伴。无雪的冬天,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完美的冬天,让人觉得冬天一直还没到似的。

元旦过了,大雪、小雪的节气过了,依然无雪。大地失去了绚丽的色彩,浮尘挤占着广袤的空间,盼雪的心情开始焦躁,情绪变得倦怠不安。无雪的冬天不光缺少了诗情画意的浪漫,也缺少了应有的灵气。再温暖的冬天,如果没有雪花的滋润和清洗都会显得干燥灰暗。

无雪的日子格外关心天气预报,羡慕着下雪的地方,回忆起下雪的情景。

我喜欢下雪。喜欢早晨开门之后,迎面而来的那万树梨花盛开的壮观景象;喜欢散步于厚厚的雪地里,留下两行深深的洁白的脚印;喜欢活泼可爱的小鸟在雪松上轻轻掠过,撒落一帘瀑布;喜欢在雪地里欣赏打闹嬉戏的孩子,宛如一幅幅年画,祥和而又欣悦……

有雪的冬天,才有韵味,有灵气,有雪的冬天,才会有童话。雪是冬天最美的衣裳,温暖着长夜里寂寞的心灵。有雪的冬天,才是我的冬天。

我喜欢下雪的腊月。腊月是

一年十二个月当中最有特色的月份,寒冷而温馨,忙碌又期待。

我整个少年时期,特别喜欢看大人们在雪地里杀猪,猪叫是农村年前特有的标志性声音。清晨,被猪的叫声惊醒,你立即意识到,哦,开始杀猪了,再有几天就过年了!村上肯定有一两个会杀猪的人,无论谁家杀猪都要请他。他是什么时候学会杀猪的?跟谁学的?不知道,可就会杀。待你循声跑去的时候,猪已经不再叫了,雪地里有一盆猪血在那里冒着热气鲜红着。只见那杀猪的在猪腿上割开一条小口,将一根专用的通条捅进去,在猪的皮与肉之间朝着不同的方向捅来捅去,很熟练,很专业的样子。那杀猪人的脸上此时也格外有光彩,似乎还有点傲慢,这时他会喊一声“刘老麻,过来”——被喊的刘老麻,屁颠儿屁颠儿地就会跑过去,早有默契似的抓起猪腿即往那切口里吹气!一会儿那死猪即变得滚瓜溜圆了,之后再架到早已烧开的大锅里刮皮煨毛。

往猪腿上的小口里吹气的活,肯定又脏又累,但刘老麻们却乐此不疲,有人在旁边夸赞几句,就更是干劲倍增,你就是故意戏弄他几句,他也不会恼,为什么?一为忙年的时候心情好;二也可以露露脸,显得自己比较重要,关

键时候还是有点小用处。

给猪煨毛之前,有孩子会从猪的脖梗处往下拔猪鬃,干吗?做毽子。那地方的猪鬃又粗又长,做出的毽子格外挺拔,踢起来,会格外来劲儿!

农村年前特有的声音中,鞭炮声不必说,还有重要的一种声音是锣鼓声。那是村里业余宣传队集合的号令。我从初中到高中的六年间,每年寒假,都要在村上的业余宣传队拉二胡,有时还要帮他们抄台词,对台词。农村演出的节目,有的有曲谱,像《四个老汉学毛选》之类的表演唱等;有的没有谱子,比方我们自己编演的一些表扬好人好事儿的小节目。那时我便将吕剧《小姑贤》中的谱子移过来,配上让他们唱,哎,还挺有味儿。我们沂蒙山还有一种曲子,我至今叫不出名字,但一般人都会哼,只有四句,拉起来比较简单,无须倒把。有时也用它来为我们的小戏配曲。那时我便得出一个印象:好的艺术都是简单的,好学好记的;需要解释,费老鼻子劲才会唱的旋律,一般也都听不到哪里去!

有一年的冬天,我的一个表姐从县文化馆学了几个小表演唱,她回来教村上的姑娘们排演的时候,将打麦场上的雪扫出一片空地来,十来个村上最漂亮的姑娘拿着五颜六色的扇子,变化着队形,围着雪堆在那里扭来扭

去,再让四周的白雪一衬,真的是好看极了!如今几十年过去了,一想起当年排节目,我都要想到这个镜头。它启蒙了少年的我对美的认知与向往。

农村腊月里排节目,真的是好热闹、好温馨。它让我们忘记了疲劳与寒冷,心里始终热乎乎的。有时排节目晚了,回家的路不好走,可路边有雪,雪光映照,也不会掉到沟里去。

在这个无雪又干冷的冬天,竟无来由地想起了与雪有关的往事。莫非我们对下雪只有回忆的份了吗?就像干渴的时候格外想到水一样,是望梅止渴?

但我们还是在盼雪!盼雪的同时,也会想到无雪的原因。人类对大自然无节制地开发,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,毁掉了自然的自然循环,才使得该下雪的地方不下,不该下的地方乱下一气吧?我在小区里无奈地走来走去,空中烟尘弥漫,人们咳声不绝。仰望天空,一粒微尘落入眼内;低头看地,遍地都是枯死的杂草与狗屎!

下雪吧,让天空单纯净净,让大地安安静静,让人们的心如冰雪般晶莹。瑞雪兆丰年,好日子、好风景离不开漫天飞雪!让我们有一个童话般的冬天,让孩子们梦中听到窗外雪人的歌唱与美言……

◆心香一瓣>>

幸福住在他心里

□刹那花开

济南的冬天好冷。比天气更冷的是我的心。这个冬天,在失去至爱母亲六年后,我又失去了至爱的父亲。从此,我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了。回想着父亲在世时的音容笑貌,我只觉心如刀绞。任何一处与父亲有关的地方,任何一件与父亲有关的东西,任何一个和父亲有关的人,都会让我在顷刻间泪如雨下,凄然神伤。

就像母亲去世时一样,他默默地收拾家务,买菜烧饭,照料孩子。他不太会说安慰人的话。他也知道,所有的安慰其实都没有意义。人生的许多痛,都只能交给时间来慢慢化解的。

清冷的周末午后,我望着窗外光秃秃的杨树发呆。说真的,在失去母亲后,我曾有过强烈地跟随母亲而去的念想,此刻,这种念想又萦绕心头,久久地挥之不去。

他什么时候出去的,又什么时候回来的,我竟一无所察。他微笑着拉过我的手,把一样东西放进我的手中。我低头凝视,是一本精致的相册,封面是身着旗袍笑得灿烂如花的我。那是三年前拍的吧?那般欢喜而知足地笑着。一页页翻过,泪水静静地盈了满眶。

他,把这些年,他为我拍的照片精选出来做成了一本精美的相册。其中,穿插着几张我和他的合影,我和孩子的合影,还有我们的全家福。我捧着相册,心底柔情万千,他是在提醒我,哀伤不会永远地住在心里,总有过去的时候,总有再展欢颜的时候。母亲去世后,那么哀伤无助的我,不也再次浮起了明媚的笑靥,穿起了心爱的旗袍吗?他还在提醒我,父亲走了,但还有他和孩子与我相濡以沫,血脉相连。

合上相册,我向他微笑,放心,我会好好的。他轻轻揽我入怀,什么都不说,只有他强有力的心跳声声入耳。我知道,这个男人,是真的爱我。六年前,我守在病重的母亲床前,几天几夜衣不解带,于惊恐、无助和疲惫中期待奇迹降临。他一日三餐,送来我爱吃的蛋羹和小米粥。送母亲走的第二天,他从衣橱里拎出一件黑色的羊绒大衣,领口是一圈温暖的兔毛。把脸贴在奢华美丽的大衣上,我无语落泪。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奢侈的人,我也不是。结婚多年,我们的生活始终朴素节俭。我知道,他之所以买了这样一件奢华的美丽衣裳送我,只是因为他疼我。这件大衣温暖和美丽了我整整六个冬天,而且也将继续温暖和美丽下去。

他不是一个甜言蜜语的人,也不是一个浪漫风情的人。他对我的关爱,点点滴滴都在举手投足间。他用身体力行让我知道,无论昨天还是今天和明天,无论红颜如花还是白发似雪,他的心,永远都是我温暖的港湾。

幸福,就是静静地住在他心里。幸福,就是无论多苦,都有一双温暖的手不离不弃。

◆往事悠悠>>

祖母的春节

有一年的春节,家中竟无米下锅。眼看着天黑了下来,窗外响起了稀稀落落的爆竹声,祖母的父亲才从亲戚家里借了一碗米回来,全家人喝着照得见人影的米汤,过了一个难关一样的年。

□舒云

祖母出生于清朝末年,一生经历了清朝、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。1994年8月去世,享年98岁。

祖母出身于江苏新沂窑湾镇一户贫穷人家。家中姊妹十人,祖母最小。尽管如此,她也没有享受到家人特殊的疼爱。在那个年代,女儿都是赔钱货,何况